

笑对坚守，一路风景一路歌

吴楚源

“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也许不觉得，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这是席慕蓉散文集《透明的哀伤》里的一段话。人生路上，步履不停，日子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眼前消失，却躲进我们的心里。就像援疆岁月的那段坚守，一定是我们众多回忆下最耀目的那道风景。

新疆印象源于张骞西行的悠悠驼铃声，源于丝绸之路的漫漫古道情。

2018年8月27日，新疆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走进我的目光，融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记者，我将在吐鲁番市鄯善县开启为期一年半的广播电视援疆历程。

见惯了青山绿水、车水马龙的我，背上厚重的行囊，告别年迈的父母、恋恋不舍的爱人和襁褓中的孩子，来到人烟稀少的戈壁、平沙茫茫的沙漠、雪域盖顶的天山，震撼于苍茫奇丽的景观，感叹于杂糅交融的文化，同时也在心里留下了“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疆留什么”的心灵拷问。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职责与使命，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是媒体人的永恒追求。入职十五年，虽然加的班越来越多，发际线越来越高，体检报告上医生的建议也越来越长……但我从未质疑过当初的选择！援疆同样如此。我坚信,人生没有哪一段路程一帆风顺，没有哪一个梦想会轻松实现，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稳定西北，经略东南，拱卫天山，对口援疆既是国家战略，也将是我们的担当。

有人说到这样一种现象：如果站在二楼往下看，会看到果皮纸屑；如果站在二十层高楼上往下看，看到的却是良辰美景，风光无限。站位不同，眼界不一，格局也会天壤之别。一个人的格局里，藏着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见过的人。

就地域而言，新疆是一本硕大的书，166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有着近8个湖南省那么大。读懂新疆这本“书”，才能走近那“遥远的地方”，感受这里的万般情愫，聆听多民

族的曼妙音符；读懂新疆这本“书”，才知晓稍纵即逝的眷恋是孝心，“云中谁寄锦书来”是煎熬，“既已许国，再难许卿”是亏欠；读懂新疆这本“书”，才发现格局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内在之涵养。一代一代的援疆人以人生之大格局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用他们独特的智慧和坚守的精神，筑成了一阶一阶成功的阶梯，留给了我们这些后来的攀登者。新疆与湖南虽山水相隔，却亲如一家。二十多年来，产业援疆、人才援疆、技术援疆使各族群众从一个可触可感的援疆项目中真切地感受到来自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真正享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实惠。我们接棒在手，惟有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锐意进取、埋头苦干，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当央视《新闻联播》为主的栏目群密集聚焦我们的受援地鄯善，滨沙之城、楼兰故乡的城市品牌进一步擦亮时，当沙漠越野、夜楼兰、衡阳医疗援疆等关键词频频出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湖南卫视、新疆卫视等央媒、省媒时，当鄯善哈密瓜、吐鲁番葡萄、新疆大枣通过我们的推介源源不断进入湖南人的商超和餐桌时，当数月的辛勤耕耘、五千余公里的采访之路、十万余字的文稿方案化为200多篇（片）对上对外稿件的铅字和画面时，作为一名新闻人，援疆历程才有了足够的精彩。付出总会有回报，在人生的特殊站点上，我们用镜头笔头书写职业的骄傲，书写湖南援疆人的骄傲，也在书写大美新疆的骄傲。

2019年1月5日深夜，援疆小品《共同的责任》在电脑键盘下逐渐成型，隔着屏幕，我的泪眼婆娑，太多的感触涌了上来：年近七旬的父母生病住院，却仍在惦记着三千公里之外儿子的安危；辛苦操持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忙里忙外，作为丈夫的我却爱莫能助；咿呀学语的小儿子拿起手机，一声声地叫着“爸爸，爸爸”，那个父亲却只能撇过脸去独自抹泪……新疆需要我！我要去援疆！是多少援疆干部人才的真实心声，这部反映两代援疆人背后故事的作品代表着整个群像，击中的正是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那



寸区域，也毫无意外地在湖南省援疆工作队联欢会上收获了所有人的掌声和泪水。

当人们习惯于把成功的标签贴在每秒实现多少效益的时候，我们却要学会笑对坚守，将环境艰苦、条件简陋、饮食不适、生活不便、沟通不畅、乡愁难解这些困难，化作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用情援疆、用心援疆、用智援疆。安德鲁·罗文把信送给加西亚，坚守了职责与信念；保尔·柯察金用钢铁的炼成，坚守了顽强与奉献；张海迪不屈命运的抗争，坚守了拼搏与执着，与他们相比，援疆人的每一份坚守都看似简单，但其种种的背后，都隐藏着感人的故事，一不小心就会让人潸然泪下。从三湘四水的湖湘大地到黄沙漫漫的祖国边疆，从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到热浪滚滚的火焰山下，援疆干部人才与民族“亲戚”之间留下了许许多多“湘吐情、衡鄯亲”的感人故事，我们成为湘疆两地交流交往交融的桥梁和纽带，我们正把民族团结进步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我们诠释了一份血浓于水，真情帮扶，跨越地域的大爱。

用铿锵的脚步丈量援疆岁月，我们守住了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宁静而致远；守住了心底里最美的风景，悠然而豁达；守住了生命里最美的风景，淡定而从容。是的，青春就是要努力活成想成为的那种人，就算不成功，至少也会喜欢这样笑对坚守的自己，因为我们有一路风景，一路欢歌。

我也有一颗“奶奶的星星”

戴建勋

每回读史铁生《奶奶的星星》，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我的奶奶。

爷爷去世早，父母早出晚归，忙于繁重的农活，我们姐弟基本上都是奶奶拉扯大的。后来，奶奶逐渐双目失明，家里也没钱给她去做费用高昂的手术。虽然日常起居多有不便，生性要强的奶奶却从不要我们照顾。好在两个姑妈嫁得不太远，隔三差五回家探望她。

老家地处产煤区，家家户户都有一两个煤灶。我们那里的煤灶，只高出于地面几公分，炒菜时还要蹲下来，实在不方便。灶的两侧，嵌着两个大小不等的圆形瓮坛，以充分利用灶火的余温。大的有盖，用来热水，小的用来喂鸡蛋、红薯之类的食物。村里的人家大都有一种竹制的烤笼，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架在灶上烤干潮湿的衣物。奶奶虽然双目已盲，却在无数个晚上，用她那青筋暴露、瘦骨嶙峋

的双手摸索着，为我们烤干被雨打湿的衣物和鞋袜，让我们第二天早上穿得暖暖和和地去上学。因为是晚上，煤火处于准封闭状态，温度并不太高，烤笼的各个角度受热不均匀，各种衣物的潮湿程度也不一致，需要不时翻动，让衣物的各个部分彻底干透。在那些寒气逼人的夜晚，当我们已经进入梦乡，不知道年老体衰的奶奶要颤颤巍巍地拉着拐杖起床多少次，有没有摔倒过？

我们在外求学、工作，每次回家，总是迫不及待地奔赴奶奶身旁，嘘寒问暖，陪她闲聊。她虽然看不见，听力却尚好，总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来者是谁，并亲昵地喊我们的乳名，紧紧攥着我们的手不放，生怕我走开。多少次，我轻轻地摩挲着她干瘦的手，端详着她满头的银发和日渐消瘦、皱纹密布的脸庞，心里酸楚难

奶奶出生于1914年，于2003年离世。当她在世的时候，一定有和邻人聊天，也难免有人对她说起过，等您的孙子以后上班了，您就可以享福了。她当时一定是满脸欣慰的笑容吧？唉！她老人家又何曾享过我这个孙儿的福？我又何尝报答她的恩情于万一？我参加工作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收入微薄，又忙于工作、结婚、买房、生子，自顾尚且无暇。加上自己没有车，回老家要转车好几趟，妻子和幼儿均晕车厉害，每年回老家的次数少得可怜。在奶奶去世前的某天，我突然想起很久没有问候过的奶奶，忙打电话给老家的表妹，托她买些松软可口的糕点送给奶奶吃。短短数月之后，奶奶竟溘然长逝，我却未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奶奶，我最亲爱的奶奶，您在那边还好吗？愿仁厚慈悲的地母永安您的灵魂！

半边户

刘文艳

父亲是下放时认识的母亲。

1966年，父亲初中毕业了。爷爷奶奶是裁缝，家里有6个小孩，人多嘴多，家里穷。为了生计，父亲报考了湖南第三师范学校。父亲在161班担任团支书。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读了两年书的父亲回到了本村瓦园生产队。第二年三月，父亲到了欧阳海灌区西支干局的一个民兵营——廖田民兵营，担任秘书兼会计。之后，又去了衡南五七干校，参加了会计培训班。

1969年10月1日，父母结婚。我们家是半边户。父亲吃国家粮，我们和母亲吃农村粮。从我记事开始，爸爸不能经常在家。妈妈天天去生产队里出工。在那时的农村，靠工分吃饭。母亲只有6分。

总记得，生产队长每天早上会喊一声“出工了”，男男女女挑着篲箕、扛着锄头，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农忙时节，母亲天不亮就出去了，中午回家吃口饭，要晚上很晚才回家。所以，中午煮饭，给两个弟弟洗澡的任务就交给我。虽然，我比大弟大2岁，比小弟大4岁。因此，上学后，有同学笑话我给男孩洗澡。

每年生产队里分农副产品，都是先抓阄，然后取回贴有相应符号的农副产品。我总记得，我们家分到的鱼都比人家的小，肉也没人家的好。母亲告诉我，我们家劳力少，不能和人家比，已经很好了。那时的我们，最快乐的事就是父亲回来。爸爸一回家，我们就有好吃的，妈妈就会去买肉，爸爸会从城里带回红红的苹果，大大的香梨。有时，弟弟哭着要吃肉，妈妈就会哄着我们说，爸爸会回来，让我带着弟弟去车站接爸爸。很多时候，我们三姐弟眼巴巴地看着火车到站，又眼巴巴地看着火车呼啸着离站……然后，我背着小弟，牵着大弟没精打采地走回家。

1980年，农村生产责任制承包到户，我10岁。我们从瓦园举家搬迁到二塘的衡南县机砖厂。后来，又搬到三塘的衡南县石灰厂。我们当时没有城里户口，吃的是“黑市粮”，也就是高价粮。家里的收入就是父亲的工资和母亲做临时合同工的收入。那时父亲工资只有36.21元，母亲也只有30来元。为了生活，为了养活3个小孩，我的母亲每年自己养鸡，种菜，贴补家用。

总记得，炎炎夏日，母亲一担一担地挑水浇菜，一把一把地喂鸡喂鸭。总记得，父亲亲自为我们三姐弟裁剪缝绗，缝缝补补。

在父母的精打细算中，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充实，也很幸福。尤其每年的新年，我们都会穿上父亲亲自做的新衣服。我的父亲还挺时尚，城里流行什么式样，父亲就会给我们做什么款式。我穿的第一件西服就是父亲做的。

前不久，父亲七十大寿，我自己撰写、与儿子一同朗诵的短片《写给父母的爱情》，让在场的姑妈、叔叔和舅舅特别感动。半边户的生活经历，让我一辈子不能忘怀。父母的教诲让我一辈子受益。